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抗战系列

孙彦良◎著

# 爷的庄

兰气息 玉精神 这是爷的女人  
土生金 金生水 这是爷的山河

这是爷的村庄 是谁

在爷的村庄里横行霸道

必是爷的仇人，不共戴天

爷的女人是无比美丽的

她是爷的福是爷的命

不共戴天的仇人在覬覦爷的女人

爷的女人会亲手杀死爷的仇人

一个男人的抗战，一个女人的抗战

让山河动情，让侵略者胆寒

木本也好草本也罢

燃烧就是英勇的火焰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抗战系列

孙彦良◎著

# 爷的村庄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爷的村庄 / 孙彦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9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634 - 2

I. ①爷…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7597 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KUADU  
CHANGPIAN XIAOSHUO  
WENKU



我的爷是村里有名的老蔫，用奶奶洪柳的话说，一杠子压不出一个屁来。当然这些话儿，我还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因为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先后谢世。几年前搬家，我发现了一个本子，里面是回忆录，我以为是父亲的。那年，父亲也仙逝了，所以我格外珍惜。可打开一看才知道，满篇都是繁体字，行文流畅，字迹娟秀，仿佛出自女生之手。好在我识些古文，知道这是爷爷的，扉页赫然四个小楷字——爷的村庄。



## 第一章

撒泡尿的工夫,天光散尽,约定的时辰就到了。

我走上半里村街,向约定的地点走去。约会的人是带岭村最高的行政长官,村公所所长龟田少佐,他要我在天黑前把王二丫儿送到他的办公室,然后,我就可以滚蛋。他因为跟我关系好,所以说话从来不拿我当外人。自从两年前我去新京找父亲被他抓住,就一见如故,跟我来到带岭村,就相中这个地方并委任我为七甲甲长。一年多了,我还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一些琐事儿。送王二丫儿虽是小事儿,却是知己的私密事儿,我必须照办。

王二丫儿是财主王大户的女儿,算得上村里最漂亮的姑娘,虽还没出阁,却荣幸地被龟田看上了。龟田看上王二丫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只是王家并不知道。龟田原本在我的带领下路过带岭村往汤原县挺进,一眼就看见漫山遍野的妖艳的罌粟,相当震惊,带着日本兵包围整个罌粟园时才知道主人就是王大户。这里是半山区,苞米还没挂浆霜就下了,一些庄稼根本长不熟,单单罌粟生长旺盛,而尤以王大户这块儿独特,气候特别,土质特殊,堪称风水宝地,独一无二。

当时,龟田对领路的我说:“我要见见这个人,谁这么有财运?”

我把王大户请出来,王大户早被吓得哆嗦了,但仍然赔着小心,硬着头皮跟着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送上最优质的大烟膏。龟田打开油纸包,用匕首挑一块,放在嘴里,回味一下,说:

“吆西，我喜欢。”

“其他地方也产，但没有王大户的纯净，效力也大不一样。”

我人云亦云附和道。

龟田让我和王大户离远点儿，把地图往地上一铺，如行军打仗一般。他们召开一个短暂的地头儿会议后，走向我说：

“我们决定，就驻扎在带岭村，设立村公所。”

他对王大户说：“你的，大烟的可以种，但不能给任何人，只能给我们皇军。”

王大户傻眼，嗫嚅地说：“太君，我的客户，已经订出去了。”

“谁订的？”

“施大财主，施福禄。”

我告诉龟田，施大财主是我姨父，外号“施大个子”，是带岭村第一大户。龟田战刀一挥，就将施家大院包围起来。施家大院竟然是响窑，有护院炮手十多个，一见日伪部队，全部举手投降。龟田问施大个子：

“你要这么多的大烟做什么？给马胡子？”

日伪军管抗联叫马胡子，是他们清剿的目标。施大个子不敢撒谎，老实说：

“有一部分，他们也抽大烟。”

“他们不是抽大烟，而是疗伤治病。你是马胡子后台？”

施大个子改口：“不不，我主要是贩卖给哈尔滨桃花巷的窑子。我也痛恨抗联部队总是惹是生非，搞得村庄不得安宁。从今往后，我就断绝和他们来往。”

龟田用战刀做着劈杀动作，吓得施大个子后退时被土埂绊倒，狼狈不堪，引得日伪士兵哄笑。龟田用战刀在小树上一抹，树头无声地掉地，卷起一股尘土。

“不允许再给马胡子一颗，你如果有一颗流到马胡子手里，死啦死啦的。”

施大个子大惊失色，从地上爬起来，如鸡啄碎米般点头。他的傲慢，只有在日本人面前，才荡然无存。

“所有的大烟，都由我来收割。你如果要卖大烟，只能向我买。”

王大户在身后点头。施大个子也无奈地答应下来，只是心里不娱着。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这伙日本侵略者进入带岭村的真实意图。他们为了掠夺森林资源和便于讨伐清剿抗联部队，制订了产业开发计划、开拓计划及北边振兴计划并已经开始勘察铁路。即使不是由我带路，他们也会像蝗虫一样，向北部广袤的关东大地未占领区域侵略，只是时间早晚、地点不同而已。

时年我二十五岁，除了担任甲长，还兼任村公所动员系系长，王大户当上了配给系系长，单单把施大个子排除在外，因为他一直有抵触情绪，跟反满抗日情绪接近。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个举动，就可能升官发财，也可能人头落地。我跟施大个子不对付，也提醒过他，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把我的话只当耳旁风。我心里讲话：

“有你倒霉的时候，到时候，让你哭都找不着地儿！”

今年收割季，王大户亲自带着佃户，格外仔细地用刀片切割罂粟外壳，收集从刀口流出的白色或是乳白色液体，在阳光下晒后，做成一块块褐色或是棕色大烟膏，贮存在王家大院后仓房里。每年不过夜，就会让施大个子送走。但今年龟田一直不肯往钱上谈，王大户就一直在库里放着，只说要再放置几天才可进一步加工制作。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昨夜，一伙马胡子突然闯进王家大院，把大烟膏给抢了，王大户被绑在马圈，耳旁扎着一把刀，上面是大洋票。直到龟田发现有马队从罂粟园飞驰而过，才意识到出事了。正追赶，村公所却遭袭击，中了声东击西之计，副所长田野二圭被

枪打中，一些物资被劫。日伪军围追堵截，还是被这伙马胡子跑掉了，只抓到一个伤匪。还没审这个马胡子，一伪军大意，被马胡子夺刀刺死，伤匪被当场击毙，人头悬挂在村头老榆树上示众。一同示众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大户，涉嫌通匪。当时我就在一旁，王大户一再否认，不肯交代他们是怎么内外勾结的。因为王大户消极抵抗，大烟膏遭抢，一名日本士兵就将刺刀扎进了王大户的大腿根儿，试图把他挑了。

龟田并没有阻拦，跟王大户说道：“如果你把你姑娘给我，我就饶你不死。”

我以为王大户一定会拼死反对，这可是有关家族荣辱的大事儿，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不承想王大户是村里有名儿的小神算，最会算计得失，竟然颀颜，露出惊喜：

“你要娶我姑娘吗？”

“是的。”

“你看着办吧。”

龟田也没想到王大户会这么容易被说动，就对跟前的我说：“张步甲长，这个事儿，由你办吧。”

我来到王大户家，一家人不敢去大榆树那看，正在犯愁，焦急万分，见到我就像见到救星。我说明来意，二丫儿二话没说，跟着我就走，她问：“真能救我爹吗？”

“能。鬼子说话保准儿。”

就这样，我走上半里村街，后面跟着王二丫儿。在这个五月初夏的傍晚，炊烟在各家的屋顶上缭绕，渐渐散去。孩童的嬉闹声，经几次大人的呵斥，在几声柴门转动声后消失。没有人注意到王大户已经被送进医务所，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带着王二丫儿向约定的地方走去。

山区的天到晚间就凉爽起来，竟然多了分寒意。我知道这丝

寒意,不是来自天气,而是来自我的内心。仿佛即将被强暴的是我,而不是二丫儿。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上午看着二丫儿的地主爹被鬼子刺刀扎入大腿根部的情形。我盯着鲜血顺着刺刀槽向上蹿,傻眼了,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我这才知道,我怕的不是刺刀,而是流血。

“还是活着吧。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这样对跟在身后的二丫儿说,满怀沧桑。

二丫儿今天穿着件碎花粗布旁襟儿扣衫,袖肘部位擦着补丁,一身穷酸相打扮。她的辫子很长,垂够到屁股蛋儿,骄傲地左右摆着。她竟然扎着一根粉头绳儿,好像去相亲的样子。

她应该知道随我去哪儿,会发生什么,却还这样一脸的轻松!

我越想越气,回手撻下她的头绳,塞进她的插兜儿。

“臭美啥?”我没好气地喊。

她看着我,满眼的惊恐。

“没有啊。”

“还嘴犟!不臭美,能让人家盯上?”

“俺,俺有人儿啦!”

“我知道,全村人都知道常六子要娶你,可你爹不同意。你爹同意你跟个大军阀!这回遂他意,跟上个更大的军阀!我也没办法,无能为力,你不要怪我。如果你不去,太君连你也杀了,同样保不住干净身子。你是要好名声还是活命?”

“俺,俺要俺爹……”

提起二丫儿的财主爹王大户,村里没几个同情他的,皆是因为他太会算计,个小、精瘦、猴脸、大眼,没人能算计得过他。就算财大气粗的施大个子,早年一起跑葦子赚得大片土地,就是现在的村址,王大户把土肥水美的地界让给了施爷,自己靠边占了这块叫瘪喇洼的山坡,跟着他后面的俨然是个军师,实为他搭救的一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叫什么已经不记得,他因急患幸得王大户救治,才

白捡了一条性命,对王大户感激涕零。卖货郎指指点点,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一些深褐色的菜籽,放在王大户手中,第二年这里就生长出不能炒肉炖粉条的绿草,引起村民的耻笑。但经五月熏风一吹,万花盛开,雪白、淡紫、嫣红的花朵随风摇曳,一股微甜苦香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罩着村子上空不散,妖艳无比。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是什么了,做成大烟膏一尝可不得了,纯正无比,此时大家才知道这王大户也太有命了,那个货郎是玉皇大帝御前的神医。

王大户笑而不答。施大个子眼气,老哥俩便达成了产销协议,合作了二十多年,也相安无事。但是玉皇大帝也缺钱,要下凡收地租,活该王大户遇到鬼子,阳寿将尽,在劫难逃。

“那个跟着小鬼子的小小鬼子,就是张步。”施大个子这样当人面骂我。我不理会姨父嫉妒,表面打哈哈,只当耳旁风,心里却要找机会报复这个拦在我面前的“大老虎”。

“他不领鬼子来,鬼子能自己来?天生就是个汉奸。”跟随施爷、王大户还有我父亲张半仙一起跑崴子却早退出江湖的老土匪严重生,这样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找我理论,将这些话对我讲了,掺杂进民族恨,我仍然不理睬。

“我不领人家来,人家也会来。全中国我领了吗?人家还不是想去哪去哪?中国军队都闻风而逃,我们老百姓,只能自保,你说是不?”

我这样说,父亲张半仙就没嗑磨了。

我不管怎么说,还是心安理得的。他王大户倒霉,不能怪社会,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太会算计,和鬼子玩儿心眼儿,我能不知道吗?我都知道,鬼子那么鬼,能知道吗?现在刺刀插进大腿里子,才想起我做得对来了。是财重要还是命重要?当然是命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才知道这个理儿,晚了,早干吗了?大难临头,被鬼子挑了,才装出可怜相,一动不动,像头死猪。还不如一只公鸡,公鸡被割断喉管,仍能可地扑棱。我为什么要想到被

割断喉管的公鸡呢？我还从未宰杀过一只鸡，但我看过老婆最精彩的一次杀鸡。一刀、两刀、三刀，怎么也剁不死，最后是淌血淌死的。

王大户现在躺在医务所，应该还在淌血，但已不至于死掉。

如果王大户有命儿能不死，还多亏他有这么个孝顺傻闺女。人在何时何处遇何难，总会有相应的卦破解，父亲的占卜有时候也能两头赌上一头，神奇偶尔也会灵光闪现。所以，我和二丫儿说话，就多了重长辈的怜悯。

“要救你爹容易，你就得听话！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你爹自己。他这个小神算，太能算计了，只是这次没算计准，算计高粱地里去了。钱太多了，多得自己都舍不得花，更不让别人沾一点儿。生的你这个闺女，也他妈的这么好看。你既然同意，就老实儿地跟我走。不过，你走路能不能稳当点儿？别把鞋底儿趿拉地，多闹心！”

二丫儿听话地掂起脚，小心地跟着。没两步，还是趿拉趿拉的，像没长脚后跟似的。我哈腰，捡起一块还没凉透的狗屎，强硬地塞进她的裤腰。

“讨厌……”二丫儿大吃一惊，开始反抗。

“忍着！”我喝道，揉晃着她的肩膀。

“你是坏蛋！”二丫儿不明就里地骂道。

“我是恶鬼！”我吼着，把牛眼瞪大，唬得她缩起身子，不住地颤抖。

我是这个村唯一的甲长，许多人都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唯独女人不行。

“放里面，不许掉出来！”

二丫儿哭泣，可怜巴巴。

“不得劲儿，湿了……”

“忍着！”我叫着，释放着内心的紧张，尽量让自己度过战栗期。

我一直觉得我的战栗是由二丫儿那传染来的，所以对她更加凶巴巴的。

傍晚的街上，除了几条野狗在远处柴栏厕角觅食，就只有我俩在向村公所走去。经过我家的洪柳粉房，老婆洪柳透过窗棂儿望我一眼，一撇嘴闷头回屋去了。老伍头从工房门走出来，在鞋底上磕着烟袋锅里的残末，向街上望，长辈似的嘱咐：

“张步，早回来，磨盘轴锈了。”

锈了就收拾，跟我说这个，无非是替洪柳管制我。粉房不做粉已经有一阶段了，那排晒粉儿的木架子像一排排木马，空空荡荡。龟田少佐不让产粉儿，说到了非常时期，也不说明是什么非常时期，我的磨只能在盘上闲着；马也闲着，一天要吃两捆草。制粉的老伍头改成打草工，半拉子也能干的活计，让一个技师干，这不是浪费吗？还得让他坚持，不能让他走，一走再请回来成本可大了。这个龟田，纯粹是龟孙，他只防着马胡子，不管村民死活。有能耐把马胡子消灭了，还不能，打打停停，玩儿猫捉老鼠的把戏。这个季节，怎么可能断了马胡子的粮食？

以前，一到晚上，村民就不敢出门，怕土匪夜袭。现在他们怕鬼子，连白天也躲躲藏藏，十分小心。而惧怕的人之一，竟然有我。我很清楚，他们怕的不是我，是我挎的盒子枪和盒子枪里的子弹。他们尤其怕这些子弹的提供者——龟田少佐。

天一擦黑，走路时总会在脑后有另外一个脚步声，嚓嚓地跟着，回头才知道总是自己吓唬自己，并没有鬼，只有王二丫儿老实儿地跟着。我这才知道，是心里有鬼。待转回头，又突然被一个突然跳出的黑影吓了一跳。这两个“突然”已经让我大汗淋漓却又感觉到寒冷。

这个黑影是从刘家鸭架棚跳出来，我以为是有人骚扰这家单身老闺女，正要呵斥，却见是刘大姑娘本人。她是带岭村唯一刘姓

独苗，小脸白白净净，在黑乎乎的微弱天光中，像个女鬼。

“呔！”刘大姑娘故意扮鬼，倒吓跑了我的心鬼。我长吁一口气，顺势在她肥屁股上扭了一把，淫色地说：“真肉道儿。”

“死鬼。”刘大姑娘笑骂，并不生气，故作妖邪的口气，“这不是张步、张老蔫、张甲长吗？你要把二丫儿带哪儿去呀？走完官运，又开始走桃花运了？”

自从幼年被不知道什么人稀里糊涂破了身，刘大姑娘就发誓不再嫁人，只喜欢养鸭子，几十只鸭子整天在村北永翠河面浮游着，吃水中生物，长得胸肥毛亮，一蹶一蹶的，比日伪兵还骄傲，天一黑就排队回栏。邻里女人嫉妒，便说她把养汉子的劲儿都用这儿上了。

“哈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一起去？”

“你这么鬼道，谁敢跟你走？怕你把我卖啰。蔫巴人，鼓捣心。你又舔皇军的狗腚，小心一屁把你崩死！”

“这话儿可是你说的，到皇军那对质，你可不能耍赖，不承认！”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我喜欢她的心直口快，又害怕她的口无遮拦。在她眼里，我总跟没穿衣服似的，心虚。

“天要摸黑儿了，你还搁那儿摇晃什么？马胡子神出鬼没，刚来还不一定走远，你就不怕马胡子搂草打兔子，抢完大烟再顺便抓你回山里做压寨夫人？”

“我才不怕什么马胡子、牛胡子、羊胡子。”显然刘大姑娘有点儿怯，转移话题有点儿急，“我正要找你家老爷子算算卦，我这些日子不知道咋的，右眼皮总跳，跳得这个心烦。”

“咋的了？”

“我的鸭子没了一只。”

说着，刘大姑娘“哦哦哦”地叫起来，四处找。我家老爷子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半仙儿，能掐会算。大家都信，只我不信，但嘴上不

说。知父莫如子，他老了捧本卦书，靠经验混口饭吃，图个乐呵，助人为乐，权当消遣。

“你‘哦哦’什么？别把鬼招来！像老鸱叫似的，多难听！”

“我找我的鸭子，关你屁事儿？找不着，就找你家老爷子。”

我又摸她屁股一把。

“我家老爷子又不是鸭子。”

“死鬼，不怕烂爪子。”她仍是快乐地笑骂着，“不找了，不找了。我找遍了北河套也没见个毛毛影儿，还是找你家老爷子掐算掐算吧。”

“他能掐算个啥？掉在地上的假牙都找不到。你不是让他帮你找别的吧？快去吧。去晚了他又该睡觉了。”

“死鬼！我要找野汉子，生个儿子得当甲长才行！”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还当甲长？”

“死鬼，你要是跟你爹当连桥我就干……死张步，我剿了你。”

她说就抓我的下身，见二丫儿在旁，才收了手。

我也知趣地收起打情骂俏，看着二丫儿，失去了兴致，正色道：“我爹一个人儿，没事儿就睡觉。快去吧。”

“他帮我找到鸭子，杀了肉给他吃，然后我陪他唠嗑儿。人老了，什么都瘪了。”

刘大姑娘这样有心没肺地说着，又“哦哦哦”地一路叫着，向父亲的老屋走去。

按照龟田少佐的授意，由我亲自把王二丫儿领进他的办公室，让老百姓说不出什么来。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鬼子就是鬼。龟田办公室里间就是卧室，可以想象这里即将要发生什么。王大户竟然觑颜问：

“要娶我姑娘吗？”

他根本不知道，日本鬼子把姑娘叫花姑娘，不是赞美而是蔑

视,等同于践踏他的罌粟花,蹂躏王二丫儿,想什么美事儿呢?

可是我又不能说,看出了道道儿也不能说。何况他王大户是有名的神算计,日本人没来前,他是机灵鬼,日本人来了,他是鬼机灵,才显得愚蠢。也许他早知道会是这样,只是特地这样说,说出来好听?真他妈妈的,事到临头,他在这个小事儿上,还在精打细算!

我仍然有些寒冷的战栗,颠着我的心情,沉重而复杂。也许这一切,根本就是在王大户的算计之中,只是他不能把女儿亲手牵着送给日本人而已。那么做坏人的,当然还是我。我是坏人,是个彻彻底底的坏蛋,正如二丫儿骂的。大家都喜欢这么“赞扬”我,只是二丫儿她不该这样“赞扬”,毕竟我还一直在想方设法替她找法子逃离魔爪哩。没人理解,没人理解正常,因为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狡辩无益,只能跟自己检讨,自圆其说。

我领着二丫儿,走向村公所。与其说是领,还不如说是挟持,这个菜色面孔的小姑娘就像一只被捆绑双翅的小鸡儿,扔到砧板上,连扑棱翅膀的力气也没有。表情只有恐惧,顺从地跟在后面,手捻着衣角,从柳肩到嘴唇再到小腿肚,都在不住地颤抖,似乎在配合着我内心的战栗。

龟田的办公室设在施家大院的私塾学堂,山墙拓有资深大学士罗国宪的手书王献之三尺大字:学。

“我想回家。”二丫儿一见从学堂里照射出的灯光,便开始打怵,这样低声说道。嗓音从鼻孔出来,像垂死的鸡鸣。

我扯着二丫儿的膀子不吱声,知道她在胆怯、在后悔、在耍小聪明。因为门口守卫的日军士兵,闪着寒光的刺刀和飘动的膏药旗,没有谁不望而却步。

“你回不去了,别找死!”我说。我几乎是拖着二丫儿走进去的,像一个强盗。

“花姑娘,吆西!”日本兵都熟悉我,他们在我面前,并不掩饰对